

烈火如歌

爱如烟火
凌烟落身

明晓溪

著

天上银雪，
人间烈火，
冥界暗河。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烈火如歌

／明晓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烈火如歌 / 明晓溪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04-8292-3

I. ①烈…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9625号

LIEHUO RU GE

烈火如歌

作 者: 明晓溪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诗哲

监 制: 邓 理

策划编辑: 付 婷

封面设计: 罗静颖

封面绘画: 符 殊

版式设计: 杨 露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50mm×210mm 1/32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292-3

定 价: 34.80元

目 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30

第三章 | 053

第四章 | 077

第五章 | 101

第六章 | 114

第七章 | 137

第八章 | 151

第九章 | 169

第十章 | 183

第十一章 | 205

第十二章 | 227

第十三章 | 255

番外篇 | 279

第

一

章

○ 可是，你失败了。

○ 所以我走。

○ 去哪里？

○ 换个名字，重新开始。

洛阳。

品花楼。

花大娘跷起兰花指，拈起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闲闲地对面前的五个小丫头说道：

“你们为什么想进咱们品花楼啊？”

清秀的小丫头香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泪眼婆娑道：“我娘前日突然染上恶疾，不治身亡……家境贫寒无钱下葬……求求您收下我吧，我什么都能做……只要能葬了我娘，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花大娘目光一扫，见另外三个小丫头皆眼中含泪，神情凄楚，想必都是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想到卖身品花楼。不过，她们中却有一个

红衣小姑娘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笑吟吟地望着她。她心下奇怪，这小丫头看起来皮光肉滑，没吃过丁点苦的样子，纯净娇憨得像一朵溪边的小花儿，跟以往的姑娘丫头们很是不同。

“你说。”花大娘玉手一指，点中红衣小丫头。

红衣小丫头笑颜如花，欢快地答道：

“我是因为景仰。”

“景仰？！”

“对呀！品花楼被誉为天下第一楼，名气之大无人可比。凡是成功的生意必有其可取之处，所以我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希望您可以接受我的加入！”

“咯！”花大娘险些被葡萄噎住，捂住胸口呛咳起来。

红衣小丫头赶忙走到她身后，不轻不重地帮她捶着背，清脆地笑道：“这会儿一见到大娘您，就晓得为什么品花楼可以名满天下了。”

花大娘怔住：“为什么？”

“您气质高雅，美丽而不浮躁、端庄而不刻板，有像您这样的人掌管品花楼，想不成功都不可能呢。”

花大娘忍不住笑出来：“我只是在这儿管丫头小厮，不是什么主事儿的人。”

红衣小丫头惊诧道：“不会吧！大娘您这等人物都肯屈就，可见品花楼果真藏龙卧虎不容小觑！”

花大娘摆手笑道：“你这个小丫头一张嘴真能甜出蜜来，好了好了，就收下你吧……碧儿，去支一两银子给她。”

婢女碧儿应声退下。

“对了，你的名字是……”

红衣小丫头笑盈盈：“我叫作如歌。”

“如歌？”花大娘沉吟道，“日后在这里你就叫歌儿好了。”

“多谢大娘！不过……”如歌望着其他四个小丫头，欲言又止。

“说吧。”

“大娘您只要我吗？她们几个看起来也很需要这份活儿。”跪在地上的香儿泪如雨下，神情好不可怜，让如歌心里有种负罪感。

花大娘冷淡道：“品花楼是客人开心的地方，如果丫头们整日里拉长着脸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

如歌向香儿使个眼色，微笑道：“大娘，香儿姐姐也是因为刚丧母的缘故才会心情极差，过几日等她母亲下葬后自然会好起来。而且香儿姐姐又漂亮又重情，一定会是大娘您的好帮手的。香儿姐姐，是不是呀？”

香儿先前在集市已经“卖身葬母”好几日，却都没有找到买主。眼见母亲的后事不能再拖，只剩下入品花楼为婢这一条出路了，哪里还容得她多想，连声答道：“是！是！”

花大娘挑起眉毛，斜斜望着双手合十做祈求状的如歌。这个小丫头，还蛮有意思的！

*** **

洛阳品花楼。

天下第一楼。

品花楼的酒好，上从皇亲贵族们享用的名酒，下到乡村山野里不知名的小酒，只要您想尝一尝，保管能喝得醉醺醺轻飘飘好似神仙。

品花楼的菜好，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家常小菜，都好吃得让您想把舌头吞下去。

但品花楼最吸引人的却是它的人。

美人。

令人销魂蚀骨的美人。

有风骚入骨型的美女，有清雅高贵型的美女，有纯洁娇羞型的美女，有单纯憨直型的美女，还有最近最流行的野蛮率直型的美女。

总之，只要您来到品花楼，总有一款适合您！如果不满意，包退包换，直到您满意为止！

呵呵，请不要误解，品花楼并不是一间普通的妓院。

它是——

这么说吧，它是一家中介机构。所有到这里挂牌的姑娘都是来去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定下身价，可以自由地选择客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时间，可以自由地选择服务内容。当然，品花楼也要赢利的嘛，所以每位姑娘每月都要交一定的“场面”租金。（这笔钱并不多，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优质的美女。）

那么，品花楼靠什么赚得满满的黄金白银呢？

对了！酒菜。

凡是来这里的客人，哪有干坐着看姑娘的，谁人不点上几个菜、喝上一壶酒，在心爱的美人面前，不显得大方阔气一点怎么能赢得芳心呢？大家都知道，这酒菜的利润是最大的。

如歌佩服极了想出品花楼这种赚钱方式的人。可惜品花楼的幕后大老板是谁，却仿佛是个谜，她一直无缘得见。可惜呀，可惜。

如歌边端着冰糖燕窝羹向风阁走，边摇头叹惜。

突然，一个纤弱身影出现在她眼前。

如歌抬头一看，惊喜道：“香儿姐姐，是你啊，这几天还好吗？”

香儿柔婉地微笑，笑容中有说不尽的感激：“我娘已经下葬，事情

办得很体面。”

“那太好了，姐姐你终于可以安心了！”

“歌儿妹妹，谢谢你。”香儿望着她，“可是，你把你卖身的银子全借给我，真的没关系吗？我……”

如歌连忙摆手：“没关系，没关系，姐姐你安心用掉好了！我不需要这些银子，也用不着。如果姐姐觉得这些银子不够，我还可以再拿一些给你……”

“不用了。忙完我娘的后事，我也没什么可用钱的地方了。”香儿郑重道，“妹妹，银子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如歌想告诉她不用还，但心下一想，知道外柔内刚的香儿现在还会接受她的好意，于是只是笑了笑，岔开话题。

“香儿姐姐，花大娘安排你服侍凤凰姑娘是吗？”如歌好奇道，“听说凤凰姑娘的性子很是骄横，你会不会吃苦啊？”

香儿低下头，半晌没有答话。

如歌盯着她看，慢慢地，眉头皱起来。她放下手中的托盘，走近香儿，细细打量她的脖子，倒吸一口凉气，惊道：“你的脖子上怎会有伤？！好像是被人用指甲挖出来的！”

香儿慌忙捂住伤痕，眼神凄楚道：“没有，是我自己不小心抓到的。”

“你说谎，”如歌嘟起小嘴，“为什么要骗我呢，咱们不是好姐妹吗？”

“我……”

如歌拍拍她的肩膀：“有什么事记得告诉我，虽然我只是小丫头，但是多个人出主意总是好的。”

香儿噙着泪，沉默良久，终于轻轻点头。

风阁。

窗外春日和暖，杨柳青青。

窗内美人如玉，对镜梳妆。

如歌从珠宝匣中挑出一支素净的宝蓝珠钗，斜斜插在风细细的云鬓，配着她一袭粉蓝色轻纱软裙，清雅得就如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风细细满意地左瞧右看，喜得合不拢嘴：“歌儿，你真是好手艺，把我打扮得好漂亮！最近客人们都说我好像变了个人，比以前美上七八分呢！”

“小姐就是爱说笑，”如歌笑盈盈道，“你本来就是美人啊，越来越美丽是很自然的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呸，小丫头，嘴巴甜死人不偿命！”风细细喜不自禁，向她媚眼传情。

如歌将玉碗端起，道：“小姐，喝点冰糖燕窝羹，可以美容养颜。”

风细细接过来，有些犹豫：“可是，会不会长胖呢？别的姑娘都好纤细好苗条，我似乎太丰满了。”

如歌睁大眼睛，吃惊道：“你这样就叫丰满？”她不赞同地摇头，“我却觉得小姐的身材纤秾合度，甚至有点偏瘦呢。楼里的确有些姑娘很苗条很苗条，就像幽兰姑娘，可是你难道不会觉得她因为太瘦了，脸色暗黄无光，搽再多的粉整个人也亮不起来，不好看啊。身体好一些，气色就会好很多，人也会漂亮十分！更何况，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一辈子才能享福呢！”

风细细听着她这番话，胸口突然一热，入行几年早已变得有些麻木的心，因为有人关怀而温暖感动起来。她静静喝下冰糖燕窝羹，抬起头，对如歌笑道：

“有机会我一定要谢谢花大娘。”

“？”

“谢谢她派给我这么一个贴心的丫头。”她拉住如歌的手，笑容如春风中的桃花，“我很喜欢你，歌儿。”

如歌眨眨眼睛，微笑道：“小姐，我也很喜欢你，你对我很和气很亲切，能跟在你身边是我的福气。”

杨柳随风起舞。

风细细背靠雕花木窗，握住如歌的手，良久没有松开。

她凝视着这个突然来到自己身边的丫头，思考着些什么，终于，她轻声道：

“歌儿，你知道吗，我并不想做一辈子青楼女子。”

如歌点头。

风细细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些，道：“所以，你帮我好吗？”

“？”

风细细看向窗外湛蓝的天空：

“帮助我，进入品花楼排行榜的前三甲！”

*** **

品花楼大堂。

在最显眼处高高悬挂着一张纯金打造的大榜，金光灿灿，吸引着每个进入的客人驻足仰望。

这就是品花楼的绝色名花排行榜。

从上往下依次是品花楼当月最受欢迎十大名花的座次。

这会儿还不到迎客的时候，只有身着红色衣裳的如歌，在金榜下，仰着脑袋，边看边赞叹！

精彩！

绝妙！

如歌猜测着究竟是个怎样的天才想出的这个好主意。

世上的人都有种奇妙的心理，越是众人追捧的名花，越是想摘下来赏一赏。更何况在品花楼这种名满天下的青楼里，能够名列三甲，就当然有了睥睨群芳的地位，谁不想一睹芳容。所以，每次品花楼绝色名花排行榜上榜单前几位姑娘的价码都是高得让人目瞪口呆。

并且，在排行榜的刺激下，在排行名次带来的利益驱动下，各位姑娘也拼了命地出尽百宝，争奇斗艳，谁也不敢懈怠分毫。（因为排行榜的座次可是每月一变哦，稍有不慎便可能连降几名，甚至掉下榜来。）

姑娘们在竞争中自然出落得越来越美丽，上榜名花们的水准自然越来越高，客人们自然越来越趋之若鹜，品花楼的生意自然越来越好！

“棒极了！天才！”

如歌赞不绝口，脑袋瓜子都快点到地上了。

“你这丫头在做什么？”

花大娘从偏厅出来就看见如歌一个人在傻笑。

“花大娘好！”如歌转身对她行礼，然后继续端详金榜，询问道，“大娘，是谁想出来做这张排行榜的？”

“大老板。”

“大老板？！”如歌眼睛一亮，扯住花大娘的袖子，连声问，“大老板究竟是谁啊，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肯说？”

花大娘出神地仰望金榜，半晌才道：“不是不肯说，而是不知道。”

“啊？这么神秘？”如歌很失望。

“你个死丫头，问这么多做什么！”花大娘瞪如歌一眼，转身要走。奇怪了，她怎么不知不觉跟个小丫头说起这些。

如歌急忙又扯住她的袖子：“大娘，别走，我还有话想问您呢！”

“没空儿！”

“大娘最好了……”如歌软声央求。

花大娘深吸一口气，终究硬不下心肠。

“说吧。”

如歌满脸堆笑：“请问大娘，这绝色名花排行榜的名次，具体是怎么排出来的？”

“姿色、服务和人气。”

“哦……”如歌恍然大悟，拍手道，“有道理，有道理……不过，不对呀……”她有了新的疑问。

“哪里不对？”

“所谓各花入各眼，我们小姐本月排行第七，但是她的容貌并不比排行第五的紫蜻蜓姑娘逊色啊，甚至我觉得她比排行第三的幽兰姑娘还漂亮些呢。环肥燕瘦，谁更貌美怕是很难判断吧，再说到服务，排行第四的凤凰姑娘动辄对客人破口大骂，语言尖刻难听，怎么也不该排到我们小姐上面啊？”

花大娘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当下最流行野蛮泼辣的调调，凤凰这样的小野猫偏偏对上了很多客人的胃口，不服都不行。”

“啊？这样？”

原来每个行业都要紧紧把握住流行的趋势啊。

“不过，你说的也不错，”花大娘赞许地看着她，“姿色和服务的优劣很难公正地评判，所以这张榜主要依据的是人气。”

“人气？”

“对。而且这个人气不仅仅指谁的客人多，更重要的是看客人身份地位的高低。就像曲悠悠，她能坐上第六的位子，是因为一个月前刘尚书看上了她才蹿得这么快。明白了吗？”

如歌眨眨眼，展开笑容。

原来如此！

看来要帮助风细细进入三甲，只靠装扮得出众些是不够的，必须要找到有分量的客人才是捷径！

下一个问题——

到哪里去找有分量的客人呢？

如歌开始头痛。

*** **

正是初一。

刚入夜。

品花楼却暗暗涌动着一种不寻常的气息。

风阁。

如歌细心地为风细细拢上面纱，好奇地问道：“小姐，你觉得最近几天有点不太对劲？”

风细细绝美的容貌被烟雾似的白纱遮住，如梦如幻，神秘而诱人。

她欣赏着铜镜中的自己，漫不经心道：“每个月都是如此，凡到初一十五，楼里的很多姑娘和她们的丫头都会变得像贼一样，四处偷听偷看，想打探出别人的方法。”

如歌更加好奇：“方法？什么方法？”

“自然是吸引男人的方法。”风细细瞟她一眼，见她仍是不太明白的样子，便耐心解释道，“品花楼每逢初一十五，客人是最多最集中的时候，也是姑娘们展示自己容貌、才情最好的时机。只要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做到引人注目，身价和名气会有很大的提升。如果再能趁此良机吸引到一两身份尊贵的客人，就可以飞上枝头，傲视群芳了。”

如歌恍然大悟：“是这样啊。我明白了！所以各位姑娘都想知道

别人做什么装扮，是否比自己更出色，想尽一切办法，要在今晚压倒众花，钓得最炙手可热的客人！”那么，她应该就不用再烦心如何找来有分量的客人来抬高风细细的地位了吧。

太好了！

她松了一口气。

可是——

“怎样才能吸引到客人呢？”

她虚心求教。

风细细苦笑：“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如歌竖起耳朵，认真去听。

“男人心，海底针，真的是很难捉摸。”

叹息声连连传来……

咦？这句话一般是用来说女人的呀，男人也是这样吗？

“每个客人的喜好都不一样，有喜欢娇羞些的，有喜欢放荡些的，有喜欢冷漠些的……但是，你每次出场却只能做一种打扮，就好像赌博押宝一样，运气好就押上了，运气不好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好客人被其他姑娘抢走。”

“那怎么办？”

“也只有赌了。”

风细细忽然一笑：“不过，要赌也不能毫无准备地去赌，我做了些功课。”

“？”

“今晚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客人，应该是——”

如歌睁大眼睛，等她继续。

风细细轻抚自己白纱下如烟如雾的美丽面庞，低声道：

“天下无刀城的少主，刀、无、暇。”

刀无暇？

只听名字就让人觉得一定是个精彩的人物。

风细细沉吟道：“素闻刀无暇品行高洁，应该不会喜欢烟视媚行的女子，但是一味地高贵矜持，又怕他见得多了不再稀奇。所以，我今天这身装扮，歌儿你看是否合适？”

如歌打量风细细。

她一袭软绸白裳，配薄透白纱，发髻高绾，简约素雅，只斜插一根羊脂白玉钗，风姿绰约，如朝雾中的清丽仙子。

“小姐，你真是美得让人惊叹！”如歌赞美道，接着，又不解地问，“可是，为什么要用白纱把脸遮住呢？”

风细细嘲弄地笑：“男人生性很贱，越是朦朦胧胧令他看不清你的容貌，他就越想看。我想，这刀无暇应该也不例外。”

是吗？男人生性很贱？！

如歌震撼中，说不出话。

然而，这会子她忽然也觉得风细细的面容在白纱笼罩下，像雾中芍药，若隐若现，既美丽，又使人想一探究竟，真真勾人心魄！

风细细见如歌痴痴地望着自己，心中不禁得意，拍拍她的脑袋，道：

“时间不早，咱们该出场了。”

“是。”如歌应道，突然，她又有个疑问，脱口而出，“小姐，为什么每到初一十五客人就会特别多呢？”

*** **

品花楼大堂正中有一方青竹搭成的阁台。

青竹为栏，幔帘轻垂，古雅香炉，幽香四溢，竟似能压倒满楼的酒

菜之气，让人的心因之明亮起来。

一张青竹琴案。

一张古琴。

白衣男子静然抚琴。

琴声悠扬。

如高山中穿流而出的小溪，清澈见底，水波清亮，溪底的鹅卵石在闪闪发光，仿佛每一颗石子都有它小小的欢乐、小小的忧伤……

品花楼所有的客人皆寂静无语。

客人们的目光皆集中在那白衣男子身上，如痴如醉，深陷在他的琴声中不能自己，好像坠入了一个如诗的幻境中。

如歌这才明白。

她先前一直奇怪，为什么大堂中搭着一个竹台，白白占了很多空间，却没有任何用处。原来，这竹台是为这白衣男子特意留着的，不容他人使用。又原来，白衣男子只有初一十五才来这里献艺，所以每月的这两天品花楼的人气最旺。

他——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琴圣？

只可惜，以如歌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白衣男子的背影，无法看到他的容貌。但就算是背影，也显得飘逸出尘、宛如谪仙。

风细细告诉她，他的名字叫有琴泓。

而劝说有琴泓，正是如歌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这个任务，自然是风细细交给她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也是风细细对她的要求。

可是，看着白衣男子的背影，如歌心中忽然打起了鼓。

客人们聚精会神地聆听有琴泓的琴曲。

品花楼的姑娘们却在暗自打量堂内的客人。